

東 蘇 總 政 官 侍 郎 日 萬 拱

學 士 日 陳 以 勤

分 校 中 翰 總 主 祭 屠 五

馬 官 官 序 張 臣 何 切

周 鼎 點 主 臣 蔣 洲

日 蘇 公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四

十四文

郊

郊祀神位

國朝存心錄一負丘每歲常祀用冬至日一神位止以日月星辰太歲風雲雷雨從祀第一層壇上設

昊天上帝位居中

仁祖淳皇帝配位居左並用龍椅龍案錦座褥第二層壇上設大明星辰

位居東夜明太歲位居西一內壇東設風雲雷雨師位一方丘每

歲常祀用夏至日一神位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天下山川從祀

壇第一層設

皇地祇位居中

仁祖淳皇帝配位居左並用龍椅龍案錦座褥壇第二層設五嶽四海位

居東五鎮四瀆位居西一內壇東設天下山川位

大明集禮從祀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大猶偏也孟祭

天之時日月天神共爲一壇而日爲衆神之主泰祭四時漢祀大一從祀

之禮無見焉。東漢光武初郊祀日月於中營內南道。北斗在北道之西。其中八陵及中營四門外營四門中外營門封神共千五百一十四神。背中營神五星中官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清名山大川之屬。隋文初郊五帝日月在圓丘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第四等。外官在內壝之內。衆星在內壝之外。凡六百四十九座。唐初五方帝日月七座在圓丘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四十五座在第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內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內壝之外。宋制天皇五帝日月北極九位在第一龕。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帝內座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等神位五十四座在第二龕。二十八宿中官等神位一百五十九座在第三龕。外官神位一百六座在內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內壝之外。元制五方帝日月等共九位在第一等。內官五十四座在第二等。中官一百五十九座在第三等。外官一百六座在內壝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內壝外。

國朝遵用古制。惟設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而不襲前代之舊。實得貴誠尚質之義焉。神位板。唐神位板用松栢木。長二尺五寸。闊一尺二寸。

上圓下方黃金爲飾。鑲青爲字。丹漆匝盛黃羅帕覆。正位題曰昊天上帝。配帝題曰太祖景皇帝。從祀板用朱漆金字。宋制同。元嘗議正配位用蒼玉金字。白玉爲座。後以郊祀尚質。依舊制用木。藏南郊之青殿中。書復議曰。神位廟則有之。今祀于壇。望而祭之。非若他神無所見也。止設神座不用木主。

國朝神位。長二尺五寸。闊五寸。厚一寸。跌高五寸。以栗木爲之。正位題曰

昊天上帝。配位題曰

仁祖淳皇帝。位板並用黃質金字。從祀題曰。風伯之神。雲師之神。雷師

之神。雨師之神。並亦質金字。從祀。春秋公羊傳曰。天子祭天地有

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方望者。謂因郊祀。望祭四方之山川也。漢元始中。用

玉莽議祭地。地理山川皆從光武祀。北郊地理羣神從祀。皆在壇下。其目

之詳。見郊天從祀中。隋以神州迎州。冀州。或州。拾州。柱州。官州。咸州。揚州。

及九州。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唐從祀以神州。五方岳。鎮海濱。

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宋以神州。地祇。五岳。五官。五行之神。神祀於壇。

之第一等。四海四瀆。五鎮於壇之第二等。崑崙五山。五嶽。五川。五澤於壇。

之第三等。五陵五墳。五衍五原。五隄於內壇之內。元合祭天地于圓丘。亦

不及岳清山川之從祀。

國朝惟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四位從祀。方丘神位板。漢以前祭祀地

神位板無考。魏明帝題曰。皇皇后地。梁武帝題曰。后地。而不見其制。唐題

曰。皇地祇。配帝曰。太祖景皇帝。其神位皆以黃金飾。未鑲青為字。其從祀

神位。則用朱漆金字。宋如唐制。无皇地祇位板。用青漆金字。

國朝正位題曰。

皇地祇。

配帝題曰。

仁祖。淳皇帝位板並黃質金字。從祀題曰。五岳之神。四海之神。四瀆之神。五鎮

之神。神位板並赤質金字。諸司職掌神位。正殿三壇。

上帝。南向。

皇地祇。南向。

仁祖。配位。在東西向。丹墀四壇。大明在東西向。夜明在西北向。星辰一壇。在東

西向。星辰二壇。在西北向。東十壇。北嶽壇。北鎮壇。東嶽壇。

東鎮壇。東海壇。太歲壇。帝王壇。山川壇。神祇壇。

四瀆壇。西十壇。北海壇。西岳壇。西鎮壇。西海壇。

中岳壇。

中鎮壇。

風雲雷雨壇。

南岳壇。

南鎮壇。

議論西漢書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已奏復長安南北郊。又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酌陽大小夏。侯三象。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誇。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徒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北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師古曰。泰官小宗伯之職也。北謂高壇之營域也。五帝於四郊。謂青帝於東郊。赤帝及黃帝於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各因其方。謂順其所居也。今五帝北居在雍。五時不合於古。又日月當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持祀。或無兆居。謹與大師光。大司徒官義和。敬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陸渚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北北郊未有尊稱。宜令陸渚稱皇陸。后渚北曰廣畤。易曰。方呂類聚。物呂羣分。師古曰。易繫之辭也。方謂所向之地。

分羣神曰類相從爲五部。光天墜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
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東墜北。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時。及
需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北。南方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
南宿。南宮于南郊北。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
北。北方帝顓帝黑靈。元冥時。及月廟兩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北。秦
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北時甚盛矣。晉書禮志。晉武帝泰始二年。羣臣議五帝
即天地五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
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帝從之。隋書禮儀
志。天監四年。何佟之云。周禮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稱神。地不稱祇。天橫
題宜曰皇天座。地橫宜曰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況香。取本天之簣。陽所
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穀。帝並從之。六年。議者以爲北
郊有岳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爲煩重。儀曹郎朱异議曰。望是
不即之名。豈容局於星海。拘於岳瀆。明山賓曰。舜典云。望于山川。春秋傳
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而今北郊設岳鎮海瀆。又立四望。竊謂煩黷。宜省。
徐勉曰。岳瀆是山川之宗。至於望祀之義。不止於岳瀆也。若省四望於義
爲非。議久不能決。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復下其議。於是八座奏省四望。

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鍾山白石既土地所在並留如故七年太常丞王僧崇稱五祀位在北郊圜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僧崇又曰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後祭風師雨師恩繁祀典帝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星下隸兩祭非嫌十一年大祝牒北郊止有一海及二郊相承用染組盛牲素菜承玉又制南北二郊壇下衆神之座悉以白茅詔下詳議八座奏禮云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則知郊祭爲組理不應染又藉用白茅禮無所出皇天大帝坐既用組則知郊有組義於是改用素組并北郊置四海座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葉薦并以素組又帝曰禮祭月於坎良由月是陰義今五帝天神而更居坎又禮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並是別祭不闕在郊故得各從陰陽而立壇坎兆於南郊就陽之義居於北郊就陰之義既云就陽義與陰異星月與祭理不爲坎八座奏曰五帝之義不應居坎良由齊代圜丘小而峻遙無安神之所今丘形既大易可取要請五帝座悉於壇上外域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悉無坎位矣陳文帝天嘉中大中大夫領大著作攝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按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

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沈
醢辜同爲陰祀既非煙祭無闕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
也五神位在北郊圖丘不宜重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議箕畢自是
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即星也故郊寧之所皆雨祭
之臣舉周禮大宗伯之職云燠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衆云風師箕
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
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後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像任即除
之舊唐書禮儀志貞觀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又奏議據
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議圖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
堂祭太微五帝謹案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
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圖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
實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
說外謬持深案周易云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又云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連視蒼
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
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圖丘圖昊天上帝坐

外別有北辰生與鄭義不同得大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內坐之肯不同鄭玄據緯書所說此乃義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微相緣不謬又案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又以五方帝五帝五官從蓬豆之數同于雲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其從祀神州已下六十八座同貞觀之禮地祇配帝蓬豆如圓丘之數神州蓬豆各四蓋蓋瓚各一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五方山林川澤等三十七座每座蓬豆各二蓋蓋瓚各一五方五帝丘陵墳衍原隰等三十座蓬豆蓋蓋瓚各一五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二座蓬豆各十二蓋蓋瓚各一自冬至圓丘已下餘同貞觀之禮時起居舍人王仲丘既掌知修撰乃建議曰按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明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左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禮記亦上辛祈穀于上帝則祈穀之文傳於歷代上帝之號允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之典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周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先儒所說事恐難憑今祈穀之禮請準禮修之且感帝之祀行之

自古記日有其舉之。莫可廢也。請於祈穀之壇。通祭五方帝。大五帝者。五行之精。五行者。九穀之宗也。今請二禮並行。六神咸祀。天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且雩祀上帝。蓋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鄭玄云。雩於上帝者。天之別號。允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之。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請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又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準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爲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五帝。此即皆是星辰之例。且上帝之號。皆屬昊天。鄭玄所引皆云。五帝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甄按。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等。豈可混而爲一乎。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其下文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孔安國云。帝亦天也。然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其有舉之難於即廢。亦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唐會要。高宗顯慶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奏。至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祀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

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惟稱五帝皆不言天。自是大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別圓丘之文。王肅等以爲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更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圓丘。武文既遵。王肅祠今仍行。鄭義今武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上帝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爲但祭星官。文違明義。又案月令孟春之月。祈穀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則啓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爲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考取玉鄭四郊迎氣。在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請條附式。今永垂後則。詔可之。遂附于禮令。武后臨朝。永昌元年九月一日。初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爲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混。自今郊祀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王澄郊祀錄辨神位。聖唐典制。凡祀有三等。曰大祀。中祀。小祀。各有尾降。昊天上帝。九宮貴神。皇地祇。神州太清宮。宗廟皆爲大祀。日月社稷帝社。今禮謂之先農。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先農。文宣王。武成王。

諸天子廟風師雨師並爲中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靈星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祀並爲小祀臣淫崇周禮肆師職大祀用玉帛牲醴次祀用牲幣而已小祀用牲也鄭玄云大祀天地宗廟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中以下今辨大中小三等之祀皆類周官之文也風師皇唐天寶四年升爲中祀其省置沿革並見後本國志中也凡祭祀之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文宣王武成王曰釋奠臣淫崇祀者以祀象爲義天神應遠故以象而祭於郊也尚書傳曰祭者祭也至之言人事至於神也鄭康成云專獻也祭義云享者向也然後能享焉言中心向之其神乃享也三者雖小有差別亦可總爲祀而通言也案禮運云享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又云祀社於國列地利也常天帝也而言享社土神也而言祀推此而言可祀爲總名明矣釋奠者釋奠也謂置牲幣之奠於文宣王等也郊廟奉祀禮文圖立祀天皇大帝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注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大帝又曰以蒼璧禮天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晉書天文志中宮鉤陳口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圖唐開元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

壇上壇第二等祀昊天大帝。開寶通禮。冬至合祭天地於圓丘第二等祀天皇帝。臣等看詳周禮。止稱昊天上帝。而諸儒以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帝。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祀昊天上帝於圓丘。而壇第二等後設天皇帝位。以爲謬誤。蓋緣唐禮參用異同之說。而未嘗考正。元豐元年二月六日。中書批進呈。奉聖旨。送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詳定。合更改禮文。聞奏。臣等詳周禮所祀天神。止言昊天上帝。日月星辰。不言天皇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帝。而漢魏以來所祀名號不一。漢初則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則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則曰皇皇帝天。梁則曰天皇帝。其名號不一。至有如此。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刀曰昊天上帝。其稱與周禮合矣。而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下。而壇第二等又有天皇帝。蓋議禮者上不敢違周禮。下又拘於鄭氏之說。故因存焉。臣等詳考所謂天皇帝。其略有三。曰在勾陳口中。曰在北極。曰即昊天上帝。皆鄭氏之說也。若曰在勾陳口中。則壇第二等已有勾陳位矣。若曰在北極。則壇第一等已有北極位矣。若曰即昊天上帝。則壇之上已有昊天上帝矣。進退考之。皆無義據。所有天皇帝位。伏請不設。以明尊無二上之意。元豐元年七月五日中午。書劉子奉聖旨。不行。宋史禮樂志神

位元豐元年十一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按東漢壇位天神從祀者至千五百一十四故外設重營以爲等限日月在中營內南道而北斗在北道之西至於五星中宮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二十八宿外宮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爲重營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隋制設爲三壇天神列位不出內壇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武從祀與夫樂祭饌饗則皆在中壇之內而大次之設乃在外壇然則爲三壇者所以序祀事也郊廟奉祀禮文主日配月禮記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正義曰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謂天無形體縣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曰得爲衆神之主也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也注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爲尊正義曰天之諸神莫大於日祭諸神之時日居諸神之首故云日爲尊也禮記燕義曰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其政與君亢禮也注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臣等看詳君體至尊也故燕禮君不爲主而以宰夫爲主示群臣其政與君亢也天體至尊也故郊禮天不爲主而以日爲主示百神其政與天亢也記曰大報天而主日以配月又曰禘

地而祭。於其質而已矣。既已議掃地而祭。復古之正禮。則主日配月。蓋天之位。亦不可以不正。天一位。萬物本乎天也。祖一位。人本乎祖也。日月不得而與焉。後世報天而不以日為主。非禮也。伏請祭天。五帝從祀。配祖外。別設主日配月之位。從以百神。元豐四年六月十四日。中書劉子奉聖旨。依奏。九朝長編紀事本末。元豐四年十月戊午。詳定禮文。又言國朝時。令秋分饗壽星于南郊。熙寧祀儀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嚮。又於壇下。卯階之南。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東向。謹按爾雅曰。壽星。角亢也。說者曰。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以此言之。角亢自以列宿之長。故名壽星。非此所謂秋分所饗壽星也。今於壇下設角亢位。且以氐房心尾箕同祀。尤爲無名。臣等又按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孤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於見于丙。春分之夕。沒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則壽星謂老人星矣。伏請依後漢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嚮。祀老人星。所有壇下東方七宿位。謂宜不設。從之。又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熙寧祀儀。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是以氣類爲之位。至於兆風師於國城東北。兆雨師於國城南。兆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儀。而不以氣類。

非所謂四類也。蓋自隋以來失之謂宜據舊禮四類之義。北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其北兩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中。北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冬後。其壇北則從其星位。仍依熙寧祀儀。以雷師之位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所有兩師雷師則爲二壇。同司中司命司祿則爲四壇。同隨其壇制。高廣自如故事從之。宋會要四年十月六日己未。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禮運司地東陰攝五行於四時。五行者。天地之間至大之物。萬物之所以生成。故有帝以爲之主。有神以爲之佐。周禮小宗伯北五帝於四郊。大宗伯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黝璜禮北方。此五行之帝也。左氏傳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神句芒。孟夏之月。其神祝融。季夏之月。其神后土。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孟冬之月。其神玄冥。周禮曰。血祭五祀。此五行之神也。祭天以天從。故祀昊天上帝。則五帝從於南郊。祭地以地從。故祀地祇。則五神宜從於北郊。五神地類也。故曰地東陰。攝五行於四時。漢舊儀祠五祀五行官也。梁武帝南北郊皆祀五行之神。故許亨以謂五帝主五行。隸於地爲陰祀。位在北郊是也。近世大雩五時迎氣。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遺其大而取其小也。伏請祭地祇以五行之神從。